

年复一年,又到了告别年味儿的时刻。岭南的烟雨,塞外的雪原。关于春节,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老幼,几乎所有的人在内心都存装着鲜活的记忆,或者新桃旧符地去迎新,或者懈怠随意的亲情絮语,也有近年来日渐浓厚也被时光磨蚀得模糊不清的旧时情绪……

在很多经历窘困生活的老者心中,幼时的春节是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日子,浓浓的年味儿是从舌尖到脑海深处的大快朵颐,是穿花戴彩的招摇过市,在乡村,人们抛却一年的劳作,杀猪宰羊犒劳自己,在城市,超量的年货供应,使得干裂了一年的脸上沁出油光。春节的闲散,春节的忙碌,徒步长距离的走亲访友,拥挤混乱的乡村集市和城市庙会,都和大家一起累并快乐着;长幼期待的节日年味儿是值得期待的。

父亲的坚持

本报记者 李瑾

题记:团圆,活着的,逝去的。团圆,传承着的,被改变的。团圆,这是过年最重要的意义。父亲带着母亲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子边的泥地上,然后站在某处寻思一会儿,毅然在一片麦田里,找定一个点,蹲下身子,点上一支烟插在泥土地里,再烧上一些纸钱,放上一挂鞭炮。简短的祭奠仪式,就此完成。

给爷爷奶奶上坟,这是父亲每年年三十的坚持。父亲母亲那样的背影,也印刻成为我对于过年最浓烈的记忆。

今年一如往昔,我们完成着这简短的仪式。在回升的气温中,爷爷的“平坟”在返绿的麦田里没有任何的标志,如果没有爸爸顽强的记忆,谁也不会知道,哪片巴掌大的土地下,“埋葬”着一个家族近百口人最重要的血脉传承者。

爷爷去世得早,连妈妈都没见过爷爷,更别说了我,没有情感的沉淀,小时候我对这件事总是充满抗拒。7、8岁时,觉得大年三十那天就是过年了,按捺不住穿上新衣,却要被“强制”要求回老家上坟,总觉得打搅了一年里最重要的一天美好的氛围。我的反抗,从未成功,总是在父亲绝无回转余地中镇压。年岁渐长,从抗拒到顺从再到习惯,年三十的上坟竟然也未曾间断过。

“嗖~”,新开通的高铁列车,在麦地十多米开外的桥上迅疾驶过,一路之隔的老家水清村在拆迁的“传闻”中,已经人心动荡了两年。我知道,村里那片唯一存留的坟地里,18年前去世的奶奶的坟头,迟早会被城市的楼群碾平,到那时,不知道,我对于坐标的记忆是否能像父亲这样顽强地年复一年精准定位。

城里的家距离老家其实不算远,也就不到30公里的样子。早年交通不便,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,那段路总是倍感漫长。而今开车,不过半小时便能到。30多年来,老屋有雕花的门窗、砖瓦被拆掉了,老村被磨得光滑的石子路也没了,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钢筋的一栋栋小楼,但人们的生活方式,却从未改变太多。我总也不明白,70多岁的父亲在这村里不过生活了短短的不到20年,为何在老年后,一度执拗地要回到村里居住生活。

直到去年,也是在年三十上坟的那天,当父亲穿过尚未开通的高铁水泥桥墩,找寻爷爷坟地的坐标时,跟在父亲背后,望着这个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地位的男人已经佝偻了的背影,年过30的我,第一次开始理解一个人对于乡土的回归渴望。时光啊,让人宽容,让人理解,让人想要回归。究竟是丢兵弃甲,还是温暖平和,其实已经不再重要。不过,毕竟是回不去了。何况,在剧变的年代里,城市的新区高楼、新厂已经在村子周边环境,哪里还有父亲成长时期的家乡味道?

父亲从未告诉过我为什么要在过年那天上坟,直到前几天,听旁人说起才明白我们陕西人的风俗。“年三十那天上坟,意思是请祖宗的魂回家一起过年,到了正月十五再放鞭炮送走,意寓团圆。”

团圆,活着的,逝去的。团圆,传承着的,被改变的。团圆,这是过年最重要的意义。

再忆绒花

本报记者 赵亮

题记: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寄托着人们情感的年俗不会仅仅留于表面,关爱、美好、温暖、祥和永远是年味真正的内核。

今年的年货市场上,一种流行于几十年前的“绒花”装饰卖得十分走俏。“老物件”又焕发新生机着实值得玩味。老人说,看起来怀旧;年轻人说,觉得新鲜。而对于我这个80后“过渡人”来说,过年时头戴一朵崭新的“绒花”是儿时对春节最美好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,商场很少,平时也难得去,更不敢奢望随时能在那里添一件新衣服。但每逢过年,一个小女孩儿的爱美之心则会得到大大的满足。临近年关,妈妈就会带着一身新衣的我走进商场,挑选一朵最新样式的绒花,为我插在最恰当且显眼的位置上,那种美好、幸福、温暖甚或激动的心情就在戴上一朵“绒花”的时候有了最深刻的感受。

实际上所谓的“绒花”无非就是用绒布包裹着铁丝所做出的花样各异的装饰品。与现在各种精美材质的饰品比起来,显得有些土得掉渣,但如今能成为年货市场上的“新宠”,或许是触动了一些人们和我当初那样美好、幸福、温暖、激动的情感体验。

作为异乡人,今年这个春节因诸多原因

年味儿如烟

在物化的盼望后面,是来年生活更好的愿景,曾经有很多年,一些人似乎在刻意忘记新旧交替之际的文化守望,传承千年的风俗和习惯在破四旧的强制教育中隐没了,北京的庙会终止了,普天之下都相信更好的生活是动物性的吃饭问题,每天都像过年一样的日子是值得付出所有牺牲去努力的。

终于有一天,经济发展带来了饕餐盛宴,每天的饭桌都像过年一样了,酒饱饭足之余,人们发现吃喝的满足似乎不值得那样期待,于是地坛庙会重张,好日子运来了春节无忧无虑的年味儿。意外的是,大鱼大肉、新装粉面充填起来的满足心情很快就飘走了,也许人们意识不到动物性的满足只不过是自我麻木,但一夜醉酒之后醒来的人们却再也找不到无忧无虑的感觉。凝聚在心灵深处、化不开的年味儿消融了,像烟,像雾渐渐地散去、飘远。

在很多人看来,当下恐怕已经寻获不到浓密的年味儿了,以至于有民族情怀的志士愈而归罪于洋人的节日,就像那些在学府中教化学

童如何赚钱的人士,竟然会愚昧到让门徒拒绝异国的节日。好在精英的无知尚未消解固执的传统守护,切除那些出洋快活的贤达,更多的人依旧在炮竹声中驱除旧岁,依旧能在新春佳节想到祖先,扫墓、祭祖,这些仪式化的内在文化在激流奔涌的时代大潮下,还在默默地繁衍。

春节的年味儿本该是最有图腾意味的画卷,团聚、祭拜,甚或是鞭炮驱岁的仪式,难道不是内在化了的文化吗?也许这才是一个民族内在的图腾。尽管有很多人相信龙图腾的说

法,但在我看来这些无厘头的东西该放下了,既然不相信大禹是出这个顾颉刚有根有据的考据,又何必胡乱以为自己就是龙的后代呢?图腾不完全是原始人般相信自己与之有直接亲缘关系的标志物,就如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说的那样。想想,谁会相信自己就是龙这个怪物的儿女呢?然而,不管我们是否相信,传统的文化总是在雕琢您。春节不仅是休假,也不只是仪式,那些布满心灵的愿望、那些充满脑海的思绪,实质上就是文化刻下的痕迹。

比起具象的文化投影,比如儒学的礼仪,道学的休养,春节才是仪式化了的内在图腾,也许还是最后的传统图腾,只是作为内在化的图腾,地似乎正像烟雾一样逐渐散去。

今天,人们都在说传统文化的复兴,只是很难说清楚,我们到底是处在去传统还是在超传统的时代,在向年味儿告别的时刻,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挥别最后的传统图腾吗?

不经意间,我们在挥别最后的传统图腾?

——本报记者的春节感悟



①1956年北京大兴,点鞭炮。CFP供图
②1987年春节,广州火车站因农民工激增而积压旅客严重。本报记者于文国摄
③1972年春节期间文工团到劳动现场慰问演出。资料图片
④1993年春节,在上海第二毛纺厂坚持节日生产的打工妹含泪用卡拉ok高唱流行歌曲《潇洒走一回》。本报记者于文国摄

⑤2002年春节,洛阳农民花一元钱买一条象征吉祥的红带,挂在喜欢、崇拜的历史人物的兵器上。CFP供图
⑥1983年,第一届央视春晚,成为全国人民对春节的文化记忆。资料图片
⑦2015年2月23日,上海豫园商城。新春长假接近尾声,但申城各大旅游景点的游客依旧爆棚。春节游已成为近年来中国人过春节的一个方式。东方IC



再忆绒花

本报记者 赵亮

题记: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寄托着人们情感的年俗不会仅仅留于表面,关爱、美好、温暖、祥和永远是年味真正的内核。

今年的年货市场上,一种流行于几十年前的“绒花”装饰卖得十分走俏。“老物件”又焕发新生机着实值得玩味。老人说,看起来怀旧;年轻人说,觉得新鲜。而对于我这个80后“过渡人”来说,过年时头戴一朵崭新的“绒花”是儿时对春节最美好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,商场很少,平时也难得去,更不敢奢望随时能在那里添一件新衣服。但每逢过年,一个小女孩儿的爱美之心则会得到大大的满足。临近年关,妈妈就会带着一身新衣的我走进商场,挑选一朵最新样式的绒花,为我插在最恰当且显眼的位置上,那种美好、幸福、温暖甚或激动的心情就在戴上一朵“绒花”的时候有了最深刻的感受。

实际上所谓的“绒花”无非就是用绒布包裹着铁丝所做出的花样各异的装饰品。与现在各种精美材质的饰品比起来,显得有些土得掉渣,但如今能成为年货市场上的“新宠”,或许是触动了一些人们和我当初那样美好、幸福、温暖、激动的情感体验。

作为异乡人,今年这个春节因诸多原因

未能回家,一朵“绒花”在此时勾起了我对春节、家乡、亲人最深切的思念。

我的家乡是位于吉林省的一个蒙古族自治县。在多民族融合的地域,这里的春节显得更加丰富而多样。春节蒙古语叫“查干萨日”,直译为“白月之节”,在时间节点上蒙古族的春节与传统春节的日期没有什么差异,只是一些仪式与庆祝方式有所不同。比如在年腊月二十三时清扫户内户外,到傍晚时则要“祭火”,蒙古族认为火代表着一个家族的传宗接代,生生不息。

除夕是团圆之日,外出的人都会赶在这一天前回到家里团聚。全家人欢聚一堂,享用团圆饭,弹琴奏乐,尽情欢乐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会在此时载歌载舞以表达欢聚时的愉悦心情。

而我最期盼的就是在初二的早上吃上妈妈做的蒙古族馅饼,这种馅饼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,它以面稀、皮薄、馅细为特点,烙制后形如铜锣,外焦里嫩,用筷子破开饼皮,热气升腾,香味扑鼻。白天吃形状似月的馅饼,晚上则观赏明月,认为这样能使人在新年里朝气蓬勃,心想事成。之所以期盼,除了口感诱人,更因为那种味道中夹杂着妈妈的关切、民族的印记和节日的习俗。

各样的年俗承载也联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,而时代瞬息万变,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,即便是在最具传统意义的春节,时下很多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一边喊着“年味越来越淡”,一边商量着这个难得的春节长假去哪里旅行放松。其实不管社会如何变迁,选择如何多元,那寄托着人们情感的年俗不会仅仅留于表面,关爱、美好、温暖、祥和永远是年味真正的内核。

让亲情始终在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题记:春节,放下那些年俗传统的讨论,多在乎一家人的亲情。

正月初七,春节的最后一天,父亲生日。每年的这天,吃完午饭就开始匆匆地启程返京,内心总是五味杂陈。于我而言,这一天是旧历年的结束,也是新一年的开始。

家在四川东北部的小镇上,汶川地震后的两年高速公路陆续开通,出行变得方便多了。和其他地方的很多城镇一样,年轻人大多在外打拼,老一辈留下来。春节一过,节日的喧嚣退去,小镇也会恢复平静。老人们又会开始新一年的盼望,年复一年,有生命会离去,有生命会降临,无论如何,春节依旧会是一个最隆重的传统节日。

在一场酒局上,小镇的“原住民”说,应该近七成的小镇居民都不是当年的老街坊了。尽管有确切的数据,但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农村的青壮年务工挣了钱就会把家搬到小镇上,而小镇上的一部分也会随之迁移到城市里去。在中国的流动人口迁徙中,他们是微小的一环,同样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微小案例。

在受到关注的《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:近年情更怯,春节回家看什么》中,作者写道:“我觉得,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,很大程度上

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。在老一辈那里,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,但对年青一代来说,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……悲哀的是,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了,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。”

对应我所处的小镇,这段话理论上也是适合的:老一辈维护的亲情关系,如果年轻一代不再去经营,联系断掉那就成为必然。事实上,这样的念头因为近年来阅读《中国在梁庄》、《忧郁的故乡》等书籍会时不时涌上心头。一代一代的更迭,总会有人去感念传统年味已经越来越淡,平常人家有自己的说法,专家学者有自己的观点,一切都已然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。

然而,趋势如此,每个小我总可以有点坚持。祭祖是每年遵循的传统,这是我每年最为看重的仪式,与长埋地下的爷爷说上几句话,脚在生长的土地之上,内心踏实宁静,这是一年在外打拼的原始能量;向健在的长辈拜年问候,听老人念叨念叨,他们高兴当晚辈的也觉得温暖;与叔叔、舅舅等至亲一定要吃团圆饭,不妨来点小酒,趁着微醺说说体己的话;多在家里陪陪父母,催婚也要唠叨也好,可他们渐增的白发与皱纹是一生对子女的操劳……

这一年春节,放下那些年俗传统的讨论,多在乎一家人的亲情。诚然,如是。

法,但在我看来这些无厘头的东西该放下了,既然不相信大禹是出这个顾颉刚有根有据的考据,又何必胡乱以为自己就是龙的后代呢?图腾不完全是原始人般相信自己与之有直接亲缘关系的标志物,就如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说的那样。想想,谁会相信自己就是龙这个怪物的儿女呢?然而,不管我们是否相信,传统的文化总是在雕琢您。春节不仅是休假,也不只是仪式,那些布满心灵的愿望、那些充满脑海的思绪,实质上就是文化刻下的痕迹。

比起具象的文化投影,比如儒学的礼仪,道学的休养,春节才是仪式化了的内在图腾,也许还是最后的传统图腾,只是作为内在化的图腾,地似乎正像烟雾一样逐渐散去。

今天,人们都在说传统文化的复兴,只是很难说清楚,我们到底是处在去传统还是在超传统的时代,在向年味儿告别的时刻,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挥别最后的传统图腾吗?



庙会的变迁

本报记者 赵昂

题记: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慢慢从记忆里消失的东西,或许不只是庙会,每次都这样的理由安慰自己,却久久不能释然。

庙会,曾经是北京人春节的必去之处。原因其实很简单,春节休息七日,除却随父亲去吃爷爷家的团圆饭,又一日随母亲回姥姥家,剩下的五天,在既无祖坟祠堂可祭拜,天寒地冻又无其他玩乐去处的北方都市里,不去庙会,还能做什么?要知道,那个时候,烟花爆竹还没解禁呢,过年只能踩气球,美其名曰“欢乐球”。

所以,在那个没有IPAD和“苹果6”的时代里,逛庙会变成了冬日里难得的乐事。握着除夕得来的压岁钱,哪个孩子都是喜气洋洋的。老北京的庙会是什么样子,即便是我们这代人,也只能从黑白照片里一窥究竟。等到庙会陆续恢复之时,也恰是80后一代人“小小少年,很少烦恼”的年月。

在没有淘宝网的时代,很多民俗纪念品和玩具,通常要到庙会上才能买到。一手举着棉花糖,一手举着风车,满嘴都是油,我们就这么走过了懵懂岁月。那时从庙会买回来的玩具,不论是风筝、风车还是泥人、面人,都可以在家中摆放很久。

我甚至还记得,有一个玩具,是一个在庙会上摆摊的老街坊硬塞给我的,后来几次搬家,都舍不得丢掉。因为搬到楼房后,我就再也没见过他,也不会有邻居像在胡同时一样,串门拜年。大家只在防盗门上各自贴上福字,关起门过自己的年,不会再有邻居阿姨来敲门,分享自家新出锅的饺子。

当然,那时的庙会也不只是卖传统玩具,所有新鲜的东西,都能第一时间在庙会上找到,最新的照相机,最新的电脑光盘,比百货大楼都超前。来逛庙会的人们虽然还骑着自行车,但已经学会从琳琅满目的新商品里,嗅出时代的味道。

后来,骑自行车来逛庙会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连存车处都没了踪影。每年春节,几大庙会附近的路段,出租车都不愿意去,因为太堵了。

如今的庙会,人山人海,等到排队很久被挤进去,早已没有了逛下去的兴致,因为,里面的店面,要么是各种露天烤制的肉串,要么是各种用游戏币玩的游戏,还有就是各种仿制的小商品,东西大多都一样,缺少了新意和年味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兔爷的,结果兔爷穿的是西装。看上了一款特色咖啡,刚要付钱就被拦住,原来,同行的朋友用手机上网一看,网上只卖庙会上一半的价格,还能包邮。

最终,“一毛不拔”的我们,踩着满地被丢弃的各种一次性碗筷,被人群从另一个大门挤了出去。

老套的游戏,过时的商品,与地铁口无异的小吃摊贩,这些东西,既让80后无从怀旧,也让00后寡然无味。这样的庙会,又怎么可能唤回手机屏幕前的那些孩子的心?

可是,不办这些,庙会还能卖什么,展示什么?这个答案,我也不知道。

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慢慢从记忆里消失的东西,或许不只是庙会,每次都这样的理由安慰自己,却久久不能释然。

祖坟的欢腾

了。供桌前的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上,上百号同宗的宗亲们,开始按照辈分,从前往后跪下,同时将各家的纸钱交给领头的长者,堆在一起烧给先人。而后,在老人的号令下,大家向兰氏共同祖先集体行“四起八拜”叩首礼。叩拜完,仪式却未结束。同宗不同族的人们由各自的家长带领向相互的先人行礼,交相叩首。不同的坟家前,一波波后人轮流祭拜。

“这是你大太爷爷,这是你二太爷爷……”叩拜过程中,长者向晚辈介绍着坟家里的先人以及对应的儿孙。长幼尊卑,身份与辈分,在这里被界定和确认;不同族的亲人们彼此拉近了距离,交流着感情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村里的人们陆续去了不同的城镇,在不同的地方安家落户,谋生、嫁娶。而今,祖坟的欢腾,已成为记忆深处的一场聚会。今年春节,上坟的场景显得凋敝,已经没有昔日人山人海的热闹与喧嚣。

祖宗的坟头,已各自离开。多少年来,太行山的崇山峻岭,始终还是没能阻挡这里“山人”的出走。而深埋于青山秀木间的先人们,也曾预料后人的“背叛”。

我想,先人们若在天有灵,除了唏嘘这冷清的场景外,不会责怪后人的逃离。因为他们毕竟是奔向了更加富足的远方,尽管他们丢下了祖传的规矩,尽管这祖坟之地,永不会再现昔日的集体欢腾。